



大山

王松山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rovincial Publishing House

五灵用脑

王松山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五灵脂 / 王松山著.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399-5438-7

I. ①五…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8389号

书 名 五灵脂

作 者 王松山
责 任 编辑 丁小卉
装 帧 设计 赵宝伟 王琳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北极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5399 - 5438 - 7
定 价 39.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65年作者与支援青年二队队员合影



1966年新疆吐鲁番八公里的红边女青年留念



1966年作者与红边青年与南京援疆同学合影





盐池种羊班女知青合影



盐池青年居住点二班女青年留影



青年居住点五班男青年留影



八十年代 支边青年与阿尔泰当地各族居民生活工作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布尔津龙口挖河捞鱼留影



八十年代 支边青年与阿尔泰当地各族居民生活工作在一起



1982年阿勒泰县法院团支部留念



1982年阿勒泰县法院团支部的好友合影

序

PREFACE

这是一部纪实性文艺作品，小说以北疆阿勒泰县盐池乡八公里知青点为主要故事渊源，从一九六五年上千名徐州籍知识青年乘上火车集体奔赴新疆阿勒泰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农业建设起笔，一直写到一九七〇年底奉命到南疆吐鲁番修筑铁路为止。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徐州籍知识青年在那艰苦，困惑，动荡的岁月里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那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作者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刻画了以知识青年高峻松、李莉、梁家栋、赵璧贵、戴春梅、恽长发等代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通过文学描写为他们留下了那段历史珍贵的侧影。作者通过细致的笔触，巧妙地剪裁，发噱处令人捧腹，困厄处使人鼻酸，深刻处让人震撼，对年轻一代有着较好地借鉴作用。

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和别样的情致，描写了善良、勇敢、好客的哈萨克人，与“支边青年”互相学习，休戚与共，一起战严寒，斗酷暑，披荆斩棘开垦荒地，热情地帮助他们建设第二家园，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赞歌。同时，以热情的笔触，赞扬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他们顶着压力，忍受屈辱，坚持真理，维护原则，苦口婆心地劝说那些一时迷茫的年轻人返回生产岗位，读后令人回肠荡气。

小说以诸多人物的爱情片段，较大的篇幅描写了这批知识青年，在那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下，所持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恋爱、婚姻观念。同时，不惜浓彩重墨，呈现出北国的异域风光和徐州的水土风情。

往事如歌，值得回忆。我想这就是作者对那段“政治风暴”所采取的积极态度。

简述

DESCRIPTION

小说以一九六五年七月和次年的八月，徐州两批近三千名知识青年，集体奔赴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阿勒泰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农业建设为背景，通过文学描述，真实地揭示了这批徐州籍支边青年，在他们的第二家乡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他们不寻常的成长经历。

在那“阶级斗争”、“突出政治”以及“家庭成分论”盛行的年代，他们在边疆不但要经受恶劣气候和艰苦环境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受挖渠引水，垒石筑坝，开荒种田的体能锻炼，同时他们还要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等诸多政治运动的磨砺。

小说热点人物，原“知青”干部李莉，因她家庭成分高而受到当政者的冷落，并且遭受了不公正的社会歧视。她原本是一个有进取心，立志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积极为边疆农业贡献力量的共青团员，后被无情地排斥在“干部”队伍之外。尽管她小心谨慎地工作，但还是没能摆脱这个无形的“紧箍”，甚至于连“爱情”的选择，也跳不出传统观念的束缚，她没有勇气向所爱的男友示爱，最终导致与“有情人”生离死别，上演了一场痛苦的“爱情”悲剧。

特殊环境造就了特殊性格的人，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思潮的影响下，小说热点人物，共青团干部恽长发却偏离了人生前进的坐标，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思想激进，自命不凡，常常钻入牛角尖不能自拔，当他所追求的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就自暴自弃，用“绝食”方法作践自己，进而演变为一个“政治狂人”。

在那“扑朔迷离”的动荡年代，使得一部分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小说重要人物高峻松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遭到“政治风暴”的冲击，受到“革命群众”不公正批判，但他凭着入党时的信念，不卑不亢，坚信人心思定，并在斗争实践中很快成熟起来，使他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始终能够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状态。

严峻的阶级斗争，不但锤炼了人的灵魂，同时也能摧残人的意志。小说热点人物，支青队干部戴春梅，因遭受一伙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政治磨难”，在上级个别“好心人”的庇护的帮助下，秘密地脱离了“支边青年”队伍，就像一颗华光闪烁的流星，瞬间曳光遁去，给她以后的人生留下终生的遗憾。

在那“轰轰烈烈”的艰难、困苦的年代，以县委书记许承前为代表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在被“造反派”冲击的日日夜夜，依然顶着压力，坚持真理，维护原则，耐心地劝说那些迷失方向，离开荒漠土地进城造反的年轻人回单位坚持生产，苦口婆心地拯救一个个被泯灭了的灵魂。

当年，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了部分年轻人，他们被错误地划为“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有的还被抓进了监狱，蒙受了不白之冤，其小说热点人物齐志远被错划为“坏分子”就是其中的一例。

前言

PREFACE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可他们却把一生中最珍贵的青春献给了祖国西北边陲——新疆伊犁河畔和阿勒泰地区。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或许，很多人也有着同样的经历，但是，像一九六五、一九六六这两年，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动员几千名“热血青年”集体奔赴新疆，去支援西北地区农业建设，这，在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徐州，也仅仅是这两批。

当年，风华正茂、年轻纯真的“支边青年”（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荣誉称号），他们满怀着对国家、对人生、对未来的炽热激情，憧憬着幸福的明天，高唱着时代战歌，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旅。

当严寒封锁北疆大地的时候，天寒地冻，寒流肆虐，风雪无情地吞噬着万物生灵。面对刺骨的寒风，这些少男少女们毫无畏惧，他们扒开地窝子门前被封堵的积雪，顶风冒雪爬进十几米深的渠底，抡起沉重的铁锤，手握着冰冷的钢钎，狠狠刨凿那沉睡了亿万年的沙石冻土。他们用巧手编织的柳条筐，抬着泥沙，唱着高亢的劳动号子，硬是把那一条条河道水渠拓宽。

河流封冻了，大地冻裂了，他们的脸、手、足冻伤了，但这些并没有动摇“支边青年”那颗执著的心。早春，积雪还未融化，他们披荆斩棘开垦荒地；垒石筑坝引水造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不遗余力地挥洒着汗水，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辛勤建造他们的第二个家园。

突起的政治狂飙席卷着整个神州大地。瞬间，人世间的爱与恨，苦与

乐，荣与辱，甚至光明与黑暗统统都颠倒了。一颗颗年轻纯真的心迷茫了，向往的志向被泯灭了，幼稚的灵魂被扭曲了，过去他们什么都相信，现在突然什么都不相信了，仿佛有一种极端神圣的力量在召唤：“造反！造反！造反有理！”刚开垦的沃土荒芜了，春天广种，秋后薄收，“支边青年”的生活陷入困境。尽管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轮番介入，但都无力挽回“支边青年”忍饥挨饿的窘境。

一部分年轻人选择了逃避，趁着夜幕，顶着寒风，拖着行囊，踏着积雪，白茫茫的戈壁滩留下了他们悲凄的足迹。一部分年轻人选择了“造反”，远的斗不了就揪斗近的，斗来斗去酿成了“窝里斗”。还有部分年轻人凭着良知选择了理智，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艰难地支撑着“支边青年”群体，使这个摇摇欲坠的“楼阁”不至于轰然倒塌。

善良、好客的哈萨克人，从“支边青年”建队到这批年轻人奉命赴南疆火焰山下修筑铁路，他们一直以“民工”身份帮助“支边青年”放牛、牧马、赶车。还有许多维吾尔、蒙古族青年干部，他们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进青年队帮助工作，他们与“支边青年”相互学习，休戚与共，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赞歌。特别在“支边青年”最困难时期，周边民族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心急如焚，他们克服自身的种种困难，要粮给粮，要柴送柴，向“支边青年”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在那艰难、困苦、动荡的岁月，“支边青年”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牵动着家乡父老的心。为了安抚“赴疆儿女”那颗动荡的心，亲人们省吃俭用，不断地向那遥远的地方寄钱、寄粮票，并想方设法向那里捎大米、送香油。为边疆建设，他们同样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这就是“支边青年”所经历的、所体验的史实，正是经历了那段坎坷的人生磨砺，才使得他们那圣洁的心灵得到锤炼，使得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凭着积极进取，战天斗地的这股精神，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就没有攻克

不了的难关。

在那大规模政治风暴中，有一部分“支边青年”受到了伤害，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划为“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有的还被抓进了监狱；生活的拮据、饥饿，或多或少的偷摸；为了生存、取暖，对当地大自然野生植被造成一定毁坏。这蒙受的不白之冤，这留给后人的生态遗患，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产物。“支边青年”没有责任去承担这份历史的罪过！

岁月不饶人，当年风华正茂的“支边青年”，现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暮年老人。每逢相聚，侃侃而谈；回首往事，谈笑风生；仿佛大家又回归到了青少年。他们对那一去不复返的峥嵘岁月十分怀念，尽管有人贬损这段史实。当友人问道：“想当初，你们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罪，现在后悔吗？”“把无价的青春献给了祖国边疆，我无怨无悔！如果有来世，我愿再潇洒走一回！”（摘自支边青年自费赴疆回访团代表崔丽萍的发言稿）这就是老知青的普遍心声。

“支边青年”虽然是被耽误、被误解的一代人，但是他们活得很有价值，他们都是顾大局、识大体，对国家、对家庭极为负责任的一代人。所以，我要写他们，同时，也要写自己。因为我自身就是当年的“支边青年”。正因如此，我才有资格，有责任来填补“上山下乡，支边支农”运动史上那残缺的一页。

于是，我把这部长篇小说定名为《五灵脂》，寓意是：别看“五灵脂”是传说中的寒号鸟（一种形似大蝙蝠的小动物）排出的粪便，但它却是很名贵的中医药材。事实也是如此。传说中的那突起的政治风浪退潮以后，“支边青年”当中的许许多多“人才”显露出来，并很快成为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文艺团体、学校、卫生、商业部门的骨干力量，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原谅我，“支边青年”的老友们，小说中我无力记录您个人所承受的全部苦难，也无法弘扬您个人的种种业绩，而仅仅是通过文学描述，力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艰苦生活，反映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反映那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仅此而已。

阿勒泰山下的儿女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年的二月间的一天早晨，严寒的曙光透过死气沉沉的霜雾，迅速洒向白雪皑皑的一望无际的田野，大路两旁的杨树林，迎着朝霞默默抵御着寒风，水渠田埂上的灌木丛，披着雪白的银装安谧地舒展着腰肢，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一八四〇团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

突然，从连队驻地方向传来“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声，只见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人骑马疾驰而来，他身后远远地跟着十几位公安干警和团部保卫干部，他们一边追，一边朝那年轻人大声呼喊着：“站住！再跑就开枪了！”那年轻人慌不择路，纵马骑到一个小山梁上，勒住缰绳眺望山下，眼前是一条阴森森的沟壑。惶恐之余，他扭转马头往回奔跑，围堵干警纷纷朝天鸣枪警告，不料那马长嘶了一声，马蹄直立腾空而起，跃过追捕的公安干警继续向南逃窜。那年轻人朝马后背狠狠地抽了两鞭，那马四蹄翻飞，搅得路面冰雪四溅。他耳边掠过呼啸的子弹，顿感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向后瞥上一眼。年轻人催马扬鞭，“噌”的一声，蹿过栅栏，跳进了团部一所养鸡场，场内顿时鸡腾犬吠乱作一团。

鸡舍门被他一脚踢开了，一位端簸箕的老汉战战兢兢地问：“你找谁？”

“不准喊叫！”

老汉看来人也就是三十来岁，见他怒目横眉，咬牙切齿，一脸杀气，就撇下簸箕想跑。

年轻人一把揪住老汉的衣襟，用刀尖死死顶着老汉的下巴，恶狠狠地说：“院里那匹马送给你，我暂借这块宝地避难，还不快走！”